

群众创作选集 第十辑

护林姑娘

黑龙江省文联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群众创作选集

护林姑娘

黑龙江省文联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哈尔滨

內 容 說 明

本書中收集的“學文化”、“護林姑娘”、“竅門”等十篇演唱材料，都是從我省工業征文中選出的較優秀的作品，這裡還有獨幕話劇和小歌劇，也有鼓詞、相聲、快書等。它們所反映的生活也比較多樣，題材也較為新穎，有的是反映工廠、礦山工人生活的，有的是反映林區、基本建設部門工人生活的。每篇材料都很短小，適合各工人業余劇團排演。



群眾創作選集
護 林 姑 娘
黑龍江省文聯編

*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里電車街九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 0 0 1 號

地方國營建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 印張 2 1/4 · 字數 47,000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哈爾濱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哈爾濱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

統一書號：T 10093·68

定 價：(5) 0.18 元

目 錄

学文化 (独幕話剧)	耿玉堂 (1)
护林姑娘 (鼓詞)	王 岩 (12)
新的一天 (独幕話剧)	刘行文 (16)
竅 門 (相 声)	楊奇梅 (24)
清 扫 員 (二人轉)	鉄 基 明 德 (30)
在高潮里 (独幕話剧)	魏殿仁 (36)
黑 老 楊 (山东快書)	賈慕恩 (50)
工地医療 (相 声)	王山雪 (55)
材料問題 (独幕話剧)	猛 飛 (59)

学 文 化 (独幕话剧) 耿 玉 堂

时间：一九五六年春。

地点：东北某矿山工人家族住宅。

人物：李永明：二十四岁，采煤工人，工作积极，但对学习认识不足，这个缺点，一直影响他到今天未能参加青年团的组织。

孙淑兰：二十二岁，识字班组长，青年团员，李的爱人。

赵桂英：二十八岁，家庭妇女，识字班学员。

王大叔：五十来岁，老矿工，共产党员，职工业余学校组织委员。

幕启——晚四点多钟。是一个很漂亮的工人住宅，左门通外，右门通厨房。靠右门左边有一火炕，炕上有一个柳条包，上面垛着被褥。左门旁有一地桌和两把椅子，桌上有座表、大镜子、茶壶、茶碗、暖壶、牙具等。墙上有毛主席象和年画。靠近桌旁的墙上挂一块小黑板，这是孙淑兰每日自习用的。

孙：（一边用围裙擦手，由右门上，走到桌前看表）
四点过五分啦！我把鱼老早就煨上了，饭也做好啦，就光等他回来吃啦。趁这个工夫我得学

习学习。（解下围裙，从抽屉里拿出识字课本、粉笔画、黑板擦，打开书本照着写了个“季”字，自己讲解）这个字念“季”，就是一年四“季”的

“季”，也是姓“季”的季，（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急忙將書本等放回原处，又从另一抽屜里拿張白報紙，訂起本子來）我得給他訂个學習本。

〔李永明上。

李：（剛下班回來，身穿入坑服，頭帶帽斗和安全燈，腳上穿着膠皮靴子，手拿一把工作用的大斧子）這兩天礦里夜校又擴大啦！大家伙都爭着搶着報名。老王頭跑的更歡，都五十來歲了，在家呆一会有多好。不管別人咋的我算不參加，都二十多歲了，現學認字那能趕趟嗎？人家正式學校念个一年二年還不咋的呢！光靠晚上一个多鐘頭那能當个屁呀！就算能認兩個字“一瓶子不滿，半瓶子逛蕩”能當个什么？你說不認字吧！他還能認

識兩個，你說他認字吧！还什么也念不下來，倒难受，还不如好好休息休息，把工作好好干着，比什么都強。你說什么吧，光學習不干活，實現不了工業化。对，我算不學啊！

〔李走進屋內，孫將訂好的本子放進抽屜。

孫：你回來啦？

李：回來啦。（將斧子、安全燈、帽斗放下，脫下上衣，挽袖）

孫：洗臉吧。（將洗臉盆放在椅子上，拿毛巾，香皂）

李：（剛將手放進洗臉盆，急拿出）這水太熱啦！你想害我呀？

孫：熱了再對点涼水。（入內白了一瓢涼水）

李：（用手試驗着水的溫度）行啦！（李洗臉，孫收拾桌子）今兒个吃什么飯？

孙：大米乾飯燉魚，你不总叨咕想吃魚嗎？

李：是啊，这才叫兩口子感情好，互相关心呢！

孙：（將飯菜摆好）快吃吧，一会儿又該凉啦。

李：（急忙擦完臉，拿起筷子猛吃起来）真挺香啊！

孙：看你这个“下作”勁，好象几百年沒撈着飯似的。

李：今兒个餓啦。

孙：這兩天礦里夜校又擴大了吧？

李：嗯。（繼續不抬头地吃飯）

孙：你們小組都报名了吧？

李：（不愿談論这些）报啦！

孙：你报名以后編到几班去啦？

李：（無言可答）吃飯你怎么老說話呢？

孙：你到底报沒报名？

李：（不耐煩的）不知道！

孙：（端起碟子）我去盛点菜去。（下）

李：（指孙背影）有的是話，說什么还不行，非得問學習，真怪。（孙端菜上）

孙：（夾一塊肉扔李飯碗內）这块肉好，沒有刺兒。

李：你真能逗，猪肉哪來的刺兒。（用筷子夾起来递向孙）給你吃吧。（孙刚要接，急忙扔进自己口中，兩人對笑了一下，連吃几口菜）

李：（一不小心被魚刺儿卡住）卡，卡，卡！

孙：怎么啦？

李：魚刺卡住啦。卡，卡，卡！

孙：也不好好看看，快吃一大口飯往下噎噎。

李：（吃了一大口飯猛咽一下）还是不行，卡，卡！

孙：（关心地）快張嘴我看。看。（李張口）大点張

嘴。（拔出魚刺）你看
看這魚刺真大。

李：（咽了几口唾沫）你真
有兩下子，還會動手
手術，明天我把你送到醫
院去，當個拔魚刺大夫
吧。

孫：快吃吧，別鬧啦。

李：不吃啦。（孫收拾桌子
下）今兒個礦里夜校開
學，她也 不是 知 不知
道，我得想個辦法溜出
去。（換衣服）

孫：（上場見李換衣服，故
意逗他）五點到 那 就
行，人家老王大叔還沒
走呢，你忙啥的？

李：他走不走碍我啥事？

孫：你干啥去？

李：你不用打听，有要緊
事，告訴你，你也知
道。

孫：今兒個礦里夜校頭一天
開學，你得先上學去，
有別的事明天再辦。

李：非今兒個辦不可，再說

礦里夜校那是專門掃除
文盲的夜校，我去學啥
呀？

孫：你不也是一個文盲嗎？

李：什麼？我是文盲！這也
不是吹，就我這兩下子
你再學二年也不行啊！

孫：行啦，別吹啦！別人
不知道我還不知道你呀，
你頂多能認識你自己的
姓。

李：那也比你強啊！你連個
洋字碼還不認識呢！

孫：你不用瞧不起人，我現
在比你認字多！

李：不用吹，寫一個看看，
光憑嘴說那不行。

孫：我寫出來你要不認識怎
麼辦？

李：你也不用叫號，這么
的，你寫出來我要是不
認識，就算我是文盲，
我馬上就去報名學習。

孫：好吧！（指黑板）你說
這個字念什麼？

李：念李唄。（看見“李”

字，以为是多寫一筆）
哎呀！你都寫差了，（急忙將“季”字上邊一撇擦去）沒有這一下子。

孫：人家這個字不念李。

李：行啦，行啦，快別給認字的丟人啦！我自己的姓我還不認識啊！

孫：（着急地）它才不念李呢！

李：（以为自己胜利）算了
吧！跟我姓李的对了一回象，連个李都寫錯了，這簡直是聖人門口賣字一樣。（开玩笑地对孫唱大缸過門調）
那个小人兒真丟人哪，
哩格啷啷當……寫个李
字寫差了啊，哩格啷啷當……（坐在椅子上微笑）

孫：你不用成心氣我，我去找王大叔給証明証明倒是誰对。（欲下）

李：你回來。（用手拉孫）

往哪走？哪有那些好事儿，我考你一个再說。

孫：你寫吧！

李：（將黑板擦淨，拿起粉筆，想寫字又寫不出來，瞎比划）

孫：你倒快寫呀！

李：你忙什麼。（还是写不出来）哎，我不用考你別的，就考你个洋字碼你也不能認識。

孫：我要認識怎么办？

李：你不用問口供，还是那句話，你要能認識我就算文盲，馬上就去報名學習。

孫：那好，你寫吧。

李：（先在黑板上划个○，然后由下往上写了一豎，变成了“6”字，孫在背后偷笑）你說这个字念什麼？

孫：念六。

李：啊！（意料之外，故作鎮靜）你說准了，到底念几？

孙：念六。

李：（見曉不住，又改变了方式）行啦！再別給識字的丟人啦！我說你不認識還硬裝大“明公”，又念錯了吧！

孙：你不用曉，念六，說什么也念六。

李：我說你太主觀了，人家这不念六，你怎么非得念六呢？

孙：念六！就念六！六六六六。

李：这要是擲骰子你可贏啦，淨六。一边呆着去吧！

孙：我不跟你輩，我找王大叔去。（急下）

李：（急忙喊）你回來！你回來！（指孙去向）她怎么学的呢？

（刚要将六字擦去另写，幕后孙声：“王大叔，你看看到底念什么？，我不願意和他吵吵！”急中生智忙將黑板倒过

来，变成了“9”字。

孙、王上）

孙：王大叔（指黑板）你說这个字念不念六？（一見不是六，不觉失声）啊！

李：王大叔來啦，快坐下吧，（急忙拿一把椅子）

王：你回來半天啦？

李：飯都吃完啦。（拿出煙卷給王，並划着火柴）來！王大叔抽支烟吧！

王：行行，（忙接过大柴）我自己來吧。

孙：（着急地）王大叔，他寫的是六，这一会又把黑板倒過來啦！

李：（忙打岔）你快看看水开了沒有，給王大叔倒一碗。（孙瞪了李一眼，笑着拿水壺下）王大叔，（指黑板）我寫了个九，她硬說念六，这两字差不多，八成她記馬虎啦。

王：（微笑）不能吧！

李：（有些不好意思，急忙扭轉話題），王大叔，你們這個月不壞呀，我聽說能提前三天完成全月任務。

王：你們也挺好啊，雖然條件差點，可都是年輕小伙子，干起活象虎似的。不用說機械化采煤呀，就是用手抓，一天也抓出他几噸煤來，哈哈！（孫端水壺上，放在桌上，忙去拉李）

孫：你尋思我沒听着呢，你當王大叔說我認馬虎啦！咱們非得好好糾正糾正不可。（又拉李）

李：（嚴肅地）你老实呆一会得啦，人家嘮正經咯兒，你總鬧什么，也不怕王大叔笑話。

王：（也很嚴肅）我不笑話她，我笑話你，原先都是文盲，人家現在能認二三百字。你可倒好，

還是那十个洋字碼和一个李字，認的还不确实。

（說完，笑啦）

李：王大叔……

王：你不用說啦，永明你先把黑板挂上我給你們評理！（孫去挂黑板，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坐在一旁）

孫：你磨不开我替你挂上。王大叔，你看这回現原形了吧？

王：永明心眼來的挺快，要是我一着忙就糊塗啦！

李：（面紅过耳）我尋思她不能認識呢。

王：（對孫）你橫是关于學習這些事，連問也不問他。

孫：還問呢！我告訴人家，人家都不喜听啊！

王：你总这样繼續下去不行啊！年輕人哪有不求進步的呢。還想着當一輩子睜眼瞎呀？毛主席号召我們“三好”，你才

有了兩好啊！光是工作好，身體好，就是不要學習，應當爭取“三好”才行呢！

李：我都二十多歲了！

王：我都四十多歲了，我還學的挺起勁呢。不學習文化，往後掌握不了新的科學知識、技術，生產就得落后啊！

孫：你不好好尋思尋思，你的工作又積極又肯幹，好幾年都沒欠過勤，為什麼現在還沒入團呢？要不叫學習不好能嗎？今年都二十四歲了，眼看就超齡啦，還不趕快爭取呢。

李：（勾起心事，低下頭去）……

王：永明，你聽你媳婦話沒錯，你好好想想吧。（看表）四點半啦，還趕趟，我得走啦。五點鐘点名（向李）你收拾收拾也去吧！

李：（勉強地）嗯，你走啦！王大叔。（與孫送出門去，又回）

孫：有工夫來串門吧，王大叔。（幕後王聲：“永明一會快去吧”）

李：（勾起心事）入團……光學習好可也不行，不工作也到不了社會主義。

孫：快去吧，時間不早啦！

李：（主意不定）我明天就去，今兒個什麼也沒準備。學習就得象個學習樣。

孫：有什麼準備的？

李：鉛筆，本子。什麼也沒有啊。

孫：（開抽屜拿出本子、鉛筆）我都給你準備好了，快去吧！

李：（出乎意料之外）這一個……

孫：別這個那個的啦，快去吧！

李：（看表）不行啦。不趕趟啦！

孙：头一天晚去一会兒沒什
么！

李：那象話嗎？头一天上学
就迟到，再說我今天感
冒了，說什么也不能
去，明天我保証去。（打
噴嚏）

孙：感冒着点不要緊。

李：我說你对我怎么一点也
不关心，还有点感情沒
有？“官兒”还不差病
人呢，我给你打立正，
（举手礼）敬礼！

孙：（嚴肅地）別鬧啦，快
去吧。

李：（举着手，下不来台变
怒）我不去！用不着你
管，你算个干什么吃的？

孙：我去找王大叔去。（欲
下）

李：我去！我就去！

孙：那就快走吧，我给你洗
洗衣服。（下）

李：（拿起鉛筆、本子、看
表，自語）不行，太晚
啦，一進屋大伙都瞅我，

那該多發訕哪，不去
啦，我去看电影。回來
她要問我，就撒个謊混
过去啦。（沉思一下）
王大叔和淑賢說的倒是
好話，（勾起心事）入
团……我一定要爭取
（一跺脚）好！就这一
次，明天我一定去報名
参加學習。（下，靜場
片刻，赵上）

赵：（手中拿个紙条，見屋
內無人）組長必是又开
会去啦，不能啊！門沒
鎖呀。（欲走，孙拿着一
件洗过的衣服上）

孙：誰呀？（赵一回身）
啊，是老刘大嫂啊！快
坐下吧。

赵：看你又管我叫刘大嫂，
人家不是有大号嗎！

孙：对呀，你看我叫順咀
啦，快請坐吧。趙桂英
同志（說完两个人对笑
起来）

赵：說真格的大妹子，我長

这么大的連个大号都没有，戶口上都是刘趙氏，这回上夜校我还起了个大号，我心里怪通快的。

孙：那还用說啦，在旧社会誰能瞧起妇女？（看見赵手中有一紙条忙問）你拿的什么？

趙：（不好意思地）請假条！

孙：請假干什么呀？你剛才說的还挺好呢！

趙：我倒想着好好學習，家里实在脫离不开呀，三个孩子，小崽才六个月，奶还不够吃，实在没办法啦！

孙：呆几天成立帶孩子組就好啦。这两天學習的时候先把孩子送我这來，我給你找人哄着。再沒别的困难啦吧？

趙：（有些难开口）大妹子，你是我們學習組長，我有什么話也不背着你，

我一天叫孩子鬧的，也沒心思學習啦，我打算不學啦！

孙：还是坚持着學吧，認兩個字，总比睜眼睛強啊！

趙：學習倒是好，要像人家利手利脚的也行，我這一幫孩子，就打學好了，你滿心想干点啥，也拔不出腿去呀！

孙：叫你這一說，家庭妇女就不用學習文化啦？

趙：人家別人不像我，我……

孙：你也是一樣，你要請假我这个組長首先不同意你。忘啦，上回拿粮票去買布，要認个字能嗎？

趙：可也是啊！

孙：你那請假条是求誰寫的？

趙：我們家你大哥寫的。

孙：怎么？刘大哥也不願意叫你學習呀！

趙：他不願意呀，這是叫我
逼的沒法才寫的。

孫：（伸手接過假條）拿來
我看看，（照條往下念）
夜校負責同志：劉趙
氏不願參加學習，找借
口，千萬不能批准。敬
禮！（念完笑起來）他
不知道你大號啊？

趙：（面紅）我沒告訴他，
（找機會）哎呀！我出
來這么半天啦，孩子八
成醒啦，我得回家啦。

（剛走至門口）

〔后台王聲：“這有多
危險”孫、趙同時目光
轉向外門

〔王大叔和李永明上，
李頭上包着藥布。

孫趙：這是咋的啦！

王：把腦袋碰破啦。

孫：（關心地摸着李頭，向
王）怎么碰的呢？

王：他沒去學習，去看電影
去啦，正趕上三坑天橋

壞了，正修理，他也不
知道，剛走到天橋底
下，上邊掉下來一塊小
木頭，把腦袋碰破啦。

孫：他們應該在天橋前邊用
繩子攔上！

王：還攔什麼，人家前邊訂
個大牌子一人多高，上
邊寫着“修理天橋，禁
止通行！”可惜永明不
認識啊！

趙：王大叔，你怎么碰上的
呢？

王：我到學校一看，永明還
沒來，我就又來找他。
走到半道上就听三坑天
橋跟前連吵帶喊，我
過去一看，還是把永明
碰壞了，我就領他到診
療所上了點藥就回來了。
你說多危險，不用
說掉下別的來，就是掉
下個螺絲，也就要了命
啦！

趙：這可太危險啦！這就是
吃了沒有文化的害啦！

王：永明就是有个小个性，
我和他媳妇因为学习对他没少帮助，他都拿当耳旁风了。这回吃了亏啦，心里横是不是滋味啦，再要不好好学习除非木头人吧！

赵：连我的思想都动摇啦，
这回呀，我可得好好学。

王：学文化对国家有好处，
对自己也有好处，能掌握现代化技术，提高生产，做个有科学知识的人，你说那不好吗？

孙：永明你好好想想，你这是胡弄谁呀？

李：（激动地站起来，拉住王）王大叔，走，我就去学习去；晚了我自己作检讨。

王：（将李按到椅子上）行啦，别又上火啦，学习不在今儿个一天，只要今后能坚持下去比什么都强。

李：我现在什么也不说，你往后看吧。

〔这时，赵拿起请假条，撕稀碎，扔在地上。孙关心地摸着李的脑袋。

——幕急落

护林姑娘（鼓词）

王 岩

蜿蜒起伏的青山旁，
一条小河细又长，
河岸长着垂杨柳，
河的西边放牛羊。
顺着牧场往西走，

影影绰绰有村庄，
离山能有五里路，
庄名就叫护林乡；
乡里住着三十几户，
西头有个閻凤香。

鳳香今年十八歲，
家里只有一个娘。
鳳香自从离学校，
整天劳动在家鄉，
五二年被选为护林隊長，
整天不离森林旁。
山旁行人來往走，
都熟悉这护林姑娘；
老远就听見她的歌唱，
又見她的小辮隨風飄揚。
鳳香站崗起大早，
披着星星才回庄。
这一天深夜天寒冷，
正是初秋庄稼黃，
鳳香穿的衣服少，
陣陣覺着身上凉。
回到家里睡了覺，
第二天早晨沒起來床。
因为受冷得了感冒，
腦袋疼的直叫娘。
她娘去把医生找，
医生來了也熟悉这个鳳香。
急急忙忙拿好藥，
都說森林少不了这好姑娘。
鳳香病了三天整，
不能吃飯竟喝湯；

身子虽然躺在炕，
心还在那森林旁。
这一天夜里刮大風，
鳳香心里更憂伤。
鳳香心里想着樹，
稀里糊塗睡不香，
夢見坏人來砍樹，
夢中驚醒上了窗，
鳳香起來不要緊，
可吓坏了她的娘。
鳳香咀里連声喊：
快快給我紅纓槍。
她娘把她按在炕，
鳳香才知是夢一場。
第二天鳳香掙扎下了炕，
又拿起那杆紅纓槍。
她娘一旁直阻擋，
叫了几声小鳳香：
病了三天剛剛好，
外面風大着了凉。
鳳香說：躺在炕上不得勁，
遛达遛达比在家強，
鳳香直奔森林走，
这时大風刮的更是狂。
鳳香隨風走的快，
不覺到了森林旁。